六有齋遺稿 地

雜著 序記跋銘

文 表 狀 祝 程書

雜著

心病說示魏啓炯金寅燮宣學來

某也受氣雖萎爽自少別無大端身病與時振刷惟意所適如有徒流中呻吟多年者反致笑嘲爲甲午流月念間偶得癘瘧寒熱間日交至又有心逮之病日事刀圭反見沮敗差無分效畢境知無可救之道良劑妙方摠不聽信與爾死生同以爲期有若越視秦瘠者也一日積年知舊愀然歛袵而致慰曰吾子之病衰勢固然矣胡至此極耶形殼醜穢如彼累年牢蟄如此然窃見似無憂戚之容且

至尊醫下藥之道畧不動念人或有言神異方法者亦不以入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且前贒有訓知得如此是病卽不如此是藥以此觀之不幸近於諱疾忌醫者乎顧以世俗觀之或有忍於醫藥之債而不得耶左右無隨從而不能耶世或有倀倀然不得其死者爲多爲因病乘化猶得正命而然歟今寧順歲輩流已去於二三十年前者太半焉抑計較其修短不爲不壽而然歟且聞五鼎而食五鼎烹而死有鑑於軒駟而警省寬懷者歟有意於莊周之夢蝶而齊死生者耶曰余豈是於若爾則原憲之病貧也呂氏之病變也吾子恒居以貧自處而忘其病善爲

攝愼而能變其氣者非歟曰惡是何敢望但此病甚畏外
寒雖長夏盛炎寒衣不厭閉戶擁浚客煩不知家擾不聞
況外間物事犾爾來歲餘心灰氣餒涔寂無聊惟其度數
少歇之暇雖不得開卷正讀塵編倒拉坐吟臥哦息古傷
今不可謂全無事者而有若得於陶然樂者然有時黙笑
妙年時事耳目聰明氣血強壯犇走道路浮沒閒洛擾擾
冥冥所營所求誠何事何業犾仰吁俯歎到老益浚客曰
吾知吾子前日從事於文字上又無閒散趍蹌者何如是
追悔之過也噫知人而知心者誠鮮矣多少心病不翅四
百有四舉槩仰控可乎噫二十以前出入庠塾無他形役

上知覺惟先生長者之命聽從不違庶免爲醜差病痛底非所三四十以前行止無憚暴棄自甘兼被科欲熾如趨營京鄕春服稱身秋節如飛坐我時常少驅我日常多以得失爲憂喜或有間歇之際則遊燕登臨也醵飮詩談也星命風水之說四面蝟集是皆爲我無形之心病漸漬壞我心志惰我肢體隳我事業上負天息旁欺賢輔不知不覺成就一百病底物五十以後病與衰相催悔吝靡及零落可愧因成跛躄日與隣者病也時與友者書也以此自慰餘生是期則向日之病心病也甚可畏也今日之病身病也不足深憂也內外本末輕重淺深旣已瞭然則庶幾

税駕於寡病之境而寧有一分好意況哉今知吾子一團
膽氣苟非領頰間捨來只是借往歎逝慨嗟窮蔀者也且
年來過度果何居而得免身病中添劇一端耶曰此則心
不知不足也古之人有露肘掩膝之不堪而顧我緼布足
以寒暑周身並日拜火之不免而顧我菽粟足以晨夕充
體比諸前賢猶爲過溢且回眄左右彼農農工工商商千
萬億兆之人晝宵營給不免飢寒居吾下者反居半焉俯
仰今昔何暇念到不足之界哉客之問雖涉卑淺實切近
之言所係至大者也栗谷先生曰學者正當於此處用工
蓋自古賢達皆從這兩件上做工夫痛絶病根則顧此種

種形役餘生又無素養焉敢擬倫但先賢有言治心不若治身愛心不若愛身飢寒切身者不知絺布菽粟之爲美而必期乎珍異侈靡之地余恒居不敢自外欲事斯語雖未有所得但先人凢於不肖教誨上事極力周旋無所置之至於供接之道用盡誠款則回念生來身心多用於慮荒之地劬勞之功一毫未報至于今日則枵然一楛質也百念都灰不能無歉然者也噫彼强壯熱擾者已不可與議眼下一二課蒙晨夕從事庶期萬一之望此所謂見卵求夜也良師神方開卷皆是寶鑑不必老朽之荒蕪但日后若有留心焉則放溧輩猶爲治心之捷劑故贅焉

石爐解

予往在重光自月浪傻得一石爐愛之盖有年矣一日于座有客徵察而曰此玉爐也資質之美攻治之妙可謂兩得而盡矣予笑曰予寒士也石爐而玉云歟請從頭說之幸不異而卒聽之可乎盖石人取於山也不知用幾日工而得之之初猶夫石也予多年病蟄因成不甓之甓實一頑物也要救昏惰以無事爲事節次用治浹旬而後斯得成矣則修治爲第一而資質之美何足恃也然客亦何處眞個見玉而審之歟以石爲玉則亦將以玉爲石矣若和氏當座則得無吁歎之作哉且先賢有言知玉之爲寶則

人不能以石亂之吾恐客之知見無乃以石亂玉歟客憮然曰予果未曾得見眞箇寶玉然抑索于書君子之德比於玉而有曰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栗知也堅剛不屈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孚尹旁達信也雖聖賢之蘊奧微旨以書窮研神會心融百千萬禩不覺為遠未嘗欺後生况今誦玉之書察玉之器具此五性且無疵瑕纇疊之可覓也則終未知知見之差誤亂德孰任其責而窃想夫主人平日愛之淺好之篤性外無物則果矣取於斯惡客之言知德則然矣但主人本意所在固不能及於是也只至他爐不能繼一日之火起滅無時氷炭相尋雖勤苦種根畢竟

也舊灰滿腹無以保得一星子明矣若自家之爐則一自納火後雖二三日一不煩主人之身而饋火自若或潑冬長夜四面壁漆心緖礫礌塊坐擁潑借火箸打點石八面攙合聚精封成袪宿灰開丹田則一種光明之物呈露無餘內明外闇便與自家靈臺灼然照應冬而不知其爲冬夜而不覺其爲夜朝爾友于夕爾親之惟貴其器質之堅固頑頓無所轉移主人心乎愛之誠不寶是也况時當季葉天地晦冥日月失明爐燄敲天玉石俱焚古往今來變石寶玉者不知何限但主人之愛爐也要其心火久明不滅而饋非自重自堅之意歟客曰若如主人之意則客但

識其王外未察其王內而非石而不以爲王以王觧石備有鑑於衙石以爲王耶云爾

漫筆

日常日朋舊過余詰問曰吾鄉近日地誌顚末或有參酌乎阻晤多年何苦無說話而顧乃及此歟然覽亦一吾鄉人於此等事上自處果何居也曰蓋有此擧也初無一半分意像人或有言其不然者責其全無所見矣不過數月闔境風靡舉念幾人家外無一或漏前日厭惡者猶恐其不及故自家所謂管見鼻常濡染而今日此行果自其處而回程則風俗之移人自顧亦可笑也曰然則挽近左右

省內許多名錄不一而足可謂蜂起鴟張一世滔滔得無向隅之歎歟曰此則固有非一城小誌之可比而且並世諸賢否執不律斷案有曰雖謂其衰季奇事不爲過語也抑或有其說乎嘻吾人平日所存尙至於如此則衆流之見何足恠哉但遠者置之姑就其耳目所逮已然者試一過眼則筆雲墨雨釜澤唐突者面面可得吾敢誰欺芳傍觀不論獨不自媿于心乎溢美濫餙欺罔傷敗莫此無嚴十數年來吾輩苟欲吐舌則辭氣不佳故不足掛牙頰間久矣今因吾賢話頭信筆及此而多少葛藤吁不可長也

朴侯義讀

嗚呼古之君子遇死生之大變非徒感慨殺身從容取義
爲尤難也若朴侯舍生大義卽張巡睢陽之類而世或有變
其身忍耻偸生者多焉頓聞其風則宜小知媿我侯講憲
陽潘南人歲甲午七月躋單車莅任與偕者記室一而已
先是匪類自完營失險益熾猖勝本邑賊魁誑誘無賴
數至數千散合無常勒脅閭落平日迷暗者惕於利害厥
性手亂開門迎納伐牛釃罇非徒應聲附影至有忘本悖
倫幻亂風俗是以闔境大擾侯始莅翌朝卽臨校堂行香
禮畢與儒林念及時攘斥邪衛正之義慬慬於色辭間至
寢食不能弛歎曰當此人民昏墊異類陸梁之時正學不

可不明擇孝誠而精是凡近之訓任捐需給資斧以脩繕蒇武以為一城防禦之道盖其為治之務知所先後矣招致賊魁累喻義方有畧曰大抵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胥動聚會召禍之漸歸家安業受福之機可不戒於近間境内物議則歸化之人以義士二字轉成疑障胥作訛言是誠何言小則守城大則守國今此義士云者使民扶綱待之以士子豈可以此作為話柄耶毫勿疑惧焉期使賊魁呈稟歸正而終始梗化侯不勝憤怒方慮跟捕親往康營請撥共討之際賊尙屯熊峙而殺掠為事卽命守城別將任昶南往討得捷賊益肆凶計大與賊千餘數自古邑直擣

南面等地又自南面直走會寧地復命守城别將出擊彼
衆我寡賊魁未得而還俟特軫慮諸賊之脅驅我民勸爲
彼黨與儒生議以允境内士民守良心稍正之人錄以義
士誓共守城其辭若曰近日所謂各接起包者其意何居
持搶持炮者非起兵而何起兵非逆而何所以日前熊峙
之擾發遣官軍捕捉幾漢恨未得沒捉而古邑南面聚會
之匪類聲言共屠羅州者尤著不道起兵攻城亦非逆而
何故昨發官軍方爲追捕如不歸化而有起包背動者箇
箇發軍殲滅毋或執迷自速重辟設有前日之所失今更
歸化則善類也且處家安業之民小勿驚惕無碍錄入於

義士成丹官豈罔民拱郎十一月日也當此時我軍稍振
賊徒挫縮前此富平面賊魁陰懷奇禍暗通各處賊邊有
指期入城之舉未幾得情即地伏法以故賊尤含酷焉十
二月一日賊自寶城等地復屯聚于北面社倉之地大者
萬餘小者六七千金溝和順綾州諸賊四面歷境而來物
情恟恟不可形言也僕汲痛諸賊逆命守城益嚴日夜徇
察勞來軍卒辭皆懇惻邑村民士莫不感奮思欲效忠也
三日羣賊蜂起或屯于平化松亭磴或屯于巾山茅征磴
或屯于碧沙後坪或屯于杏園前坪此所謂彼勢方弱四
面受敵者也是日僕上東門樓望見賊焰益熾顧左右曰

賊如彼且日前所請營兵不至事無可爲也與歎不已左右亦莫不感憤流涕焉四日賊先衝火于碧沙公廨廬舍没入灰燼藕城都人見此景色莫不落魄是日夜侯巡城至莫門樓記室朴公亦踵至賊四面薄城砲戟撼天適引與侍從者請曰城壞近地有暫時可避處侯曰事至此境危迫極矣爾宜越城圖生也吾豈苟免哉儼然發憤蓋推致其命以遂其志固不以窮塞禍患動其心者也若不實見得身能如此伊時碧沙察訪金日遠亦來守城以請援于兵營事發朝出城故自身苟得免禍噫守城備固城外之民但見目下守禦之嚴挈家率與什物多移晉避亂于

城內察訪妻子亦已在於本府城內翌曉頭侯復上門樓覘見賊陣一聲砲後直越北門餘賊四面爛入一城沒入火中死者相藉以男爲名者三尺不得免焉尙忍言哉官軍扶侯直向東軒賊追後作亂至於把袖牽褶探索印符侯植立不撓厲聲大叱曰我受王命印符在我爾等焉敢奪取罵不絶口賊脅至東門外市場邊舞擔弄砲威脅無嚴侯正色危坐從容取義卽十二月五日也記室朴公俄遭罔測之變擧不得侯所着黃至官門亦不免噫伏節死義之君子當危迫之際旣盡防慮之道不得免則命也彼撓懼勞險難殞穫於窮厄者安能得吾義乎嗚呼城壘覆

岌洲流洌洌却與天壤長存俱斃者始信不待留生而後傳也攜身被火燎復何言然其所以禍之適足以增其烈而不忝平日喪元之志也賊雖退猶且搶搶不已二三十餘賊二三日環城放炮或有見漏者亦終不免覔其肆毒一至此甚耶以故終無一人敢發者第七日士人金容厚自爲賫出義所著上衣殮殯於城外市場則肩脅補貼於地濕故一札衣領一隻革鞋幸不及火云爾邑店李貢巖并收其室身體藏殮於城內幽地伊時三四日賊又陷康津及兵營十二日復還克本府南門外及巾山茅征蹬是日召募官白樂中率京軍自寶城來薄暮直先破茅征蹬

賊翌曉頭又破南外賊十四日賊復大熾自南面眼時陸續山野分屯于本府前後京軍兩兩作隊放砲散之死者不知幾級噫抑侯忠塊義魄雷厲風遄使賊曾不旋踵致此殄滅歟九原之下宜無餘恨矣儒士高光翼等與召募吏殮殯于平化書齋始設晨夕奠焉二十八日侯子舍進士婍奔喪噫嘻侯平日言行亦必有足聽聞者居遐交跡且字惠未久恨不得記一雖致詳盡大義如彼炳烺不足爲侯之有無但侯之始到也窮途一羈旅色塵襪綻踉露武柱吏裁進一件請舊和灰侯曰一隻姑完只以一隻觧投則一邊者新一邊仍舊矣又巾網年久泚漬發騂隨手

而分一日以中仵進前見而却之曰爾等窮奢至此極耶免所着指示曰依此樣織來可也此是渠輩平日所不見魔率耶其後又進一綈氈大責曰如此之物平日不接于目況身親藉之乎近日騷擾卽渠輩及官長貪饕之所釀致也亦終不入平日蓄積于中者槩可想知而養其大體形骸卽爲土梗焉淺痛宿獲將欲盡革斯民無福終至於此痛矣痛矣若使冠鄉之民早得淸儉仁惻如我侯者必不至於斯境而仁賢我侯亦不遭此罔極之酷禍耶哀哉至今民士猶不知平賊之爲可喜而惟以侯之死爲悲視篆才百餘日仁愛之入於民者深且切亦可卜也其界纂承

訓飭其於衛正斥邪之義懇惻切至不翅丁寧況親被字育之地尚今在目去益如新且殯襲士人隔在接隣終始凡百隨聞收得但人微見膚不能揚侯德之萬一惟恐其遺先餘烈在人耳目者愈久而或失其眞且擬夫異日秉筆君子或可旁照焉

諭者以爲近日之禍其所由來者漸矣苟究其源則吾輩似不得免其責何者士習之於鄉國所關重矣士習之正不正而鄉國之治與亂於是判焉故士習正則民之趨向定而鄉國治士習不正則民之趍向不定而鄉國亂故曰士者民之望也苟爲士者可不思其治亂之所由而正其

趍向於俚以目下鄉中習尚觀之學校卽禮義相先衆庶
依歸之地也挽近以來初不知明倫尊亨之為何等事仰
聖慕賢之何等淸肅日與出入者惟小體是事廉恥都喪
至有簡囑京營行賂官府千谿萬逕無所不至且顧其地
則首善其人則物望而以至差棟之際不問操存之可否
不待謹守之如何雖翁海遂谷魚箭炭叟可堪一場痛飲
則看作好窠真以為標上上欺明府下罔徒僕軒衣帶
行呼唱於堂上況其尤下者乎此所以亂亡之所由一世
以至庠塾饋賂堂奧則訓長郎乳兒之黃嬭學徒郎齒齔
之垂髫也才到總結則父詔其子兄勗其弟甲乙才類歎

固已崩冠弁始加構陷已肆日志富侈交騖私欲四民紛

然欲其不亂難矣雖編伍間尋常底事錐刀難變錙銖莫

售餘事奚論試遊乎市井邊則熙往穰來雖父子兄弟

同道同行並八日中縱鼻橫目若有大意思好貌樣存者

然此奚與路人交袂以擇焉平居盛稱鄉士夫者固當如

是乎顧其姿質則耳目可借年紀可愛而自妙少稍有知

覺時晝宵成就眞實所曉者一個利字而已如大小學日

用切近茶飯之書曾不接目況經子心乎付之笆籬視若

弁髦如此而可謂祖愛孫父教子兄友弟弟敬兄乎此所

謂小不可鬧大不可救者也先賢有言致知莫貴於讀書

剏自三代后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防範世道者惟有書苟有志者捨是莫求人鮮志之久矣是故世之良士鄉無善俗反目德色之態每每有之鬩墻勃谿之類比比皆然此所以人必向利攘奪之風行而鄉國亂焉亂亾之所由一也其中所謂頭舍蔪然者托跡科舉不事做讀浮沒京營不問貧窮不知倫脊專以產金爲主辦得一紅白牌於幾千萬而哆然自負好世上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爲之之習舉俗滔滔彼林林惪惪者果何所規則哉又有一般人於此窺拈鄉曲閒幾箇稍饒名姓付囑吏諸徇私營邑圖得資級決定幾千百而無嚴冒稱威脅

勒加多般文彖不可救說而倒家傾業非徒資給不售至不得保其身者居半焉夫何近來落落遐塽是何金玉之多也前此皆有一分世慮者爲懷果何如哉此所以亂亾之所由一也風俗喪敗一至於此故鄕中爲人子弟者在家則惟昵狎工匠以雜物極巧修爲相高反以較勝有若教玉人雕琢玉然出則試砲弄丸逐鹿伏雉之技無愧敢爲未至之槩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又有淸致之高標以風月夫談打酒押韻爲盛事或偷技賭博或割鷄屠狗爲長物日月告期歲華垂窮殆不變紙筆終不近書史父兄視以爲當然子弟行以爲恬然舉俗以爲尋常而不之恠甚

矣世道之日薄而難回也稍持履霜之目者可勝寒心哉此耶以亂亡之所由一也夫婚禮萬福之源人倫之始此而論財卽夷虜之風不惟古有明訓亦名分之所由正人家盛衰之一大關棙也苟其利之所在前日乃父乃祖無異賤私之地肆然敢處冠郡冕胄稱夫命卽覥然出入小無顧忌言必稱吾鄕閥閱者宜不如是處地也甚至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又問聘財之多去驅儈奴婢之法乃行於事宗繼后之地貨有盡而責無窮故昏姻之家往往終爲仇讐溫公所以反覆慨惜者不亦宜乎此亦禍亂之耶由一也稽亂所由固不可一二數而此豈特一

鄕而已哉世或有能辨之者矣噫回顧左右殷鑑不遠前
車旣覆流而忘返徇而不顧未知止泊終於何時也大抵
異類倡攘旣不是不得於鄕曲不得於門族不得於産業不
得於地閥擧業者而莽莫非如右所論中出來其餘幾希
則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日漸月熾炎炎燎野涓涓滔
天也向所謂吾輩不得辭其責者無足怪哉或者以爲今
日之論似涉工訶意像不佳且言路鄙俚嘉惠古人宜不
如是而得無在傍捧腹者耶噫此豈人之情本奇嘔哉近
來經歷果何如而寧不欲無咷乎凡此皆吾輩日夕恒庸
盡然者而把筆記蹟按歷不得雖不暇顧人譏然初不欲

遮人眼目或覽者特恕其鄙澁但取其實狀則亦庶乎其擇言詢蕘之一端歟然而至若有豪士笑得則實非小幸而但恐大耳覷候不佳耳

問答說示族侄學卿 敎寅

日前人有過余曰年來書室新創勸學之聲有聞于山外自料後學叢中能得有廣幾期望者幾人乎余惘焉笑而已繼而請曰願學卿其非有志者歟曰觀人之術遊好之密宜無讓放昏瞶如我者果以爲如何云耶揩今現在而言結轍負笈未必爲貴而屈首耐煩能得與曺雅明有日就閑僻處奮鹽攻苦新得想不鱻矣非有志能辦此乎且

回眄左右人家子弟眉目分明衣著鮮潔而惟利是求倀
倀東西上下相倉胥溺後已初不知大小學何樣物事其
間稍解文字少持風儀者盜得貲級金玉修耳恬不知耻
擧不爲怪視彼悠泛無恒者斯人也相距奚止較三十里
也且觀夫日夕吾伊之聲不絶於口䌓策訓誨之音無切
於身衣帶依舊師資日新齊居暮景風味可謂不草草矣
噴多少橫竪今不足掛齒牙若至勸學一事不唯不見一
半分滋況顧此一箇病衰措大當此百六無可奈下而苦
口費神湊得一層無用底憂虞一味戰兢終不知止泊何
處若復有如吾賢者以不近之說踵而相詰則其爲羞耻

大矣雖然吾賢半世亦旣以訓學帶名成就人材果能得
幾箇人歟吾是何言也耶謂斆者實賤役也這間多般爻
象亦不欲費唇舌而成就尙矣狀賊莫甚况如我俗所謂
學究者乎古者子弟從長者令也長者從子弟夏楚刑措
呵責不售間或有畧倣古人之道者則父兄不可鄕隣稱
怪互相非笑所以與世推移者尙焉同流合汙者生焉雖
使古之良師明訓生乎今之世欲反古之道則莫可著手
脚處矣何世敎之至此全然聾瞽如是乎余嘿然良久曰
以吾人所道觀之則何不師古人而善自身耶古人何人
也曰半百年來讀古人之書以其書敎今人者不知其幾

十載而今日不知古人於理可乎趣爲子語古之人有行
傭而資口好讀者採樵躬耕而帶經橱穫織簾而資生資
學多用其極者往古來今不知何限而第念吾儕苟無意
於今之人而眞有慕乎古之人則何苦不師古人而肯與
今之人與之儗倫較量可乎惟數之訓雜著於古經豈今
之訓蒙自賣者而謂歟古之人有如今之人於書或有觀
乎經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人當此今日捨吾人其誰
哉吾輩之患不但存好爲而已上濁不淨理勢必然而風
俗喪敗一至此極吾輩亦不得逃其責矣如是如嘲如譏
之際歛容徐叩曰吾子奬進後學表裏無間雖吾輩非不

知之但教子一節似涉歇后得有鑑於古人不教之訓而抑有他以手嗜人之有過也人必知之余嘗文之恭大抵十五六歲前擇其師可者任其教導之二十以後會待其自肯者而尙令不見有好意思存焉令人可苦可憂耳蓋此子才氣不甚鈍滯而但不肯用力讀書也不能耐煩定程移晷到夜繕寫世又不能立欹楷正筆畫短促不得雄健終是淺露大小間一不成樣病不可盡喙而餘外槩可推矣不教云云不足爲責善世嘗有不欲教子之父兄乎吾常一念炯炯無他實無窮已也至如學卿則肯字淸朗容止秀整初非全昏蒙者中年以來諸身病中毒變亂末

觧而然歟然使其看讀則用工極苦使其繕役則字畫楷正可謂成家而李齋亙勝大字扛筆已四五年前矣其志可嘉但聰明不及是亦恒居未嘗不隱憂者也先哲有言有才者未必有志有志自然有才惟信其前訓之不妄而益勉其不足者則異日進益必不可量矣不足過眼或諒其病中艱草本情庶幾有補於用工之際故書示及之

書示魏果卿 碩良

每見亨九左顧獲聞餘力勉讀此心忻慰不但為一人身之地也左右冠角其於曾前雖未見有所斷斷亦益顧此昏贖今日庶幾期望者但不在此輩歟窮蔀無益之悲歎

實潑在世之後學不啻飢渴而已大抵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稍讀文字之士孰不曰不讀孟子書當初心不理會窮不體驗有如和水酒器此可謂學之爲言效也之義耶惟賢者氣像白來恬靜於此似無存寡之慮矣而以自家晨夕愧疚之心與前賢大淵氷炭內外交攻之訓思之則不能無警惕之懼然以奉塵促不以濡染者而遂地則幸矣以今觀之文人詩士知莫非不易得之賢而以往哲之言折衷之則寧學聖人而未至不安於一藝之小成此果非後學之所可立者根基不可以一分退轉者耶惟願勿以規規於口耳之末胥胥於章句之間以孝弟忠

信爲務着實心地刻苦工夫則日後所進益必不可量豈甘爲鄕里之常人耶日來懷戀自別回眄書室新創明牕靜几兀然端拱展讀聖賢書遭此不辰如此過一日則一日之幸也二日則二日之福也一年二年則震朝丹邱員去不遠世不徒取益此非麗澤之楊鶴耶勉之勉之

六有齋上樑文

伏以夏曰校殷曰序皆所以明人倫家有塾黨有庠亦莫非責孝悌以學爲本君子明道由敎致治小人修身恭惟三代以後愛養之道逮及閭里初無不敎訓之人百王所先生質之美本同聖愚必有是忠信之士是以聖君賢佐

矣也建學立師若夫玆坊不唯民淳事簡雖云僻處抑亦
地勝物豐牧翁撰誌海面秀色文城淑氣之句萬夫生光
服齋引歌屛壁直之諸賢鍾出之辭百倍增價顧乃我族
奠于此坊五百逾禩千億近麗岐王峰八賢之道學文章
足見英材之彬炳貞海君元勳之忠義事功可想簪纓之
煒煌古稱湖南鹿皐俗謂冠北洛陽乃若于彼餘巖之中
安壤桑麻四鄰風烟悠悠松栢千秋雨露漫漫東西平川
抱回而流長左右先隴瞻對則起孝盖是蒙養初構非不
爲十室之好樣只緣事宜力綿無異成三年之作舍際玆
今冬中定章斯僉謀會同編丁同盡心力何有營始之功

良匠各效技能初無謀終之慮修楔既畢善頌隨騰玆掇六傳之短唱俾作一坊之永規抛樑東孰謂幸生小華東御山撐拄懷裏裡頓者斯門大禹功抛樑西寒齋寄在水之西岐陽舊苦起瞻望景仰高風久欲低抛樑南冠府擅名湖以南地靈人傑難相得其奈生徒暴棄甘抛樑北羣山羅列盡從之北洋洋絃誦美墻地師教分明係瞻式抛樑上斯道詳明三古上一從盡廢坑焚後只有此書期彌彷抛樑下滔滔舉俗擲愚下却向那中原有事為言來學登斯者伏願上樑之後士習回正鄉風可變爲弟子之職者不徒恪勤於課程必以朱紫陽之講規孜孜於晨夕吾師

長之位者尤宜警惕于表率每以張橫渠之益箴心心於
寢興

序

鄉約序

夫鄉約者周官禮記之遺教也而藍田之條約朱夫子之
增損亦莫非正風糾俗之一大關捩也玆約也非有異法
他術也只於吾人日用之間父慈子孝君義臣忠夫和婦
順爲兄弟當友爲朋友當信而已所謂不可使一人不曉
不可使一日不講者非此之謂乎但以今觀之苟有風化
之慮者寧不寒心然噫吾鄉有約蓋古也先父老謀始處

終履盛衰之至意顧是何如而叔季歸來世之自好之士俗無可料之漸徒存告朔之餼羊靡追更張之斷絃矣伺幸覽府下臨海奬帖飭申重辭旨勤摯条規亭當以鄉約一節爲勸善懲惡正俗厚風之要道戶諭而作統人諭而講約苟有一分秉彝之天者敢不服膺而興起哉且念夫士者民之望也吾坊鄉約之明不明要不在他求惟在於讀書之士各自勵志篤行治已及人有如救焚拯溺之若將不及而其要歸實不外乎因其良知良能而復其善也可不念哉惟我境內大小民人果能因此而惕然起敬凜然相顧幸不以約條歸之弁髦每月朔一會約條約綱

且讀且講存心體身一遵毋廢則庶乎作成人材吾道大明大宋風化之美復可睹於今日也不但爲一坊一時之幸耳惟勉旃

族契序

竊惟我十代祖主簿公子孫舊有族契案每歲一度齊會講信義庶見一家敦睦之誼矣自後子孫不謹祭田或私賣無餘存雖歲一祭資未能隨時故有司至有不邇之責或致闕享之地惟不肖幼齡時目擊也屬其痛慨戊己以來所餘祭土六七斗亦是乾薄屢經旱凶一石租間有不得之年數年來幸賴天雨如干租石僅僅滋息纔不失祭

資向後事亦不能無可慮也噫挽近以來睦族之義世衰向先之誠日渝非徒各自拘生而散居他處未得會同且家不過七八口不滿數十然門案亦不可不修今將收單入錄以為慕先睦族之計顧念若有一分有志底子孫雖不得做別樣事業廢可因此漸就谿逕祭資外許多好樣事亦將做去矣韋氏之花樹范公之義庄何獨專美於前哉惟僉族與後昆勉之勉之

樂乎契序

余嘗夫樂乎之義可謂深切矣而又有虛實眞假之不同則不唯不知有其樂憂懼反有甚焉何哉方其聚會之際

切切偲偲焉更相惕厲講習以義理明相觀以德性善聲氣相通聞譽遠播考諸日用言爲之間自無歉然則其樂也皆眞皆實而雖尼聖在中之樂克聖不改之樂必有可得而語也苟或反是而徒事柔佞言笑無憚動作無節或打酒押韻或好尚詭異袞來去憧憧遊從之辨難一未及於肯綮規諫曾不切於痛癢其所謂樂者皆假皆虛而平日素所誦讀夫子損三之訓孟子挾三之戒亦忽不暇警顧而無限不好底病根可憂可懼者便從這邊流出如是而其可曰樂乎之義耶且念契之名目旣非著題未免俗弊則所謂志學者無此根本而寧癸同於俗尙末流乎

況按其本文而考之則朋來之樂固本乎心悅心之說又根乎學習則但見今日之所可勉勵者顧不在他而在於學習二字之上也惟後學諗之諗之

亦說類序

先儒氏謂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固可說爲說之道徒詳言語務爲邪謟雖日爲說亦將枯燥生澀無可嗜之味危殆臲杌無可卽之安憎然悵然未有眞知實能則豈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乎大抵爲說之道亦多端矣其要不過知行二者而已必學朱夫子所訓以已之未知而學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已之未能而學夫能者以求

其能則終然說喜而心與理相涵身與事相安相滋灑澤之益庶乎其有實而莫若眞說之樂亦皆在我矣惟後覺者諗之哉

記

三畏齋記

魏君匡植碩良從余遊有年日搆齋爲肄業之所非自謀爲一身偃息之地也余嘗屢及焉問所以扁面者倉李拈出曰三畏可也徐曰昔和靖先生以程門尊畏高弟在于福院一室名六有一室名三畏今旣以六有名吾齋更以三畏名君齋以寓平日遊從之義亦其非東西銘攸存之

遺意乎日齋既名矣不可以無記頗有一語要示勸戒焉曰能文世自有人豈誤謀不文使之效顰耶然姑以論語一兩句語講爲君誦而辨之可乎其曰言忠信行篤敬此非畏之謂乎至所訓寢不尸寢時畏也立如齊立時畏也推類而充之造次顚沛必於是動靜語默必於是參前倚衡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不可得也學問雖多端其實豈越乎三畏也哉夫人情有所畏則敬無所畏則謾敬則有所持守慢則無所忌憚君子小人之分秪爭個畏不畏爾其畏之目也不知幾件事而三畏之中其初入頭立脚儘在畏聖言一句上何者天命以降衷之理言非初學所易

領群大人亦以道德言非人常常可見聖人之言則昭森方策自著衣啜飯出言制行以至酬人應物知性事天無一事或闕無一言或漏諸般可畏節目於畏聖言三字內已包括無餘矣惟領於斯着實體驗此是畏聖言耶侮聖言耶子細辨別猛省有得焉則天命也大人也眞知可畏之有在也噫自畏而進有無限好事由慢而去有無限不好事豈不可畏之甚哉苟能顧名思義飭躬求放如右所陳者則耆德日後生可畏輩流日吾黨有畏友也往哲揭室亦豈偶爾哉

南極齋記

冠南南湖之南有南極齋先山金贊淳子勳始刱樹也蓋
前此居人生老於斯漁樵爲業俗尚雖近於朴古五百年
來爲父兄者初不知教訓之爲何等事爲師長者亦不聞
蒙養之爲何方向蔽錮成性明師篤友莫可下手豈其材
質之不足哉丙戌春金贊淳寓居玆土徐觀風態物俗則
如干脣舌變通無輹恒庸病惜一日與里中老少念及於
教養後生之意則不謀而同好懿之衷不可誣也良匠殫
技編丁殺力未幾月竣功此亦可卜主人平昔料俗發軔
之兆矣齋需書帙器皿規模一無欠缺至於勸學晨夕亟
至齋中雖幼稚之無知笑談動作步有違方詞責之寬誘

之威裕亙濟虔期前頭之望以至修齊之道友愛天篤季世罕儔待而舉久者大小七八家極力周旋無不贍給土人平日凡如此類蓋多矣若夫島嶼崢嶸波瀾浩漾山椒水際萬千景色登斯亭者隨時攬取姑不盡言創造之冬齋長郎坊里金昌洙以主人之意要余記實纔遜矣始辭不文反而思之吾輩平日苦心期待隨人策勵者領不在他則舍是何道搆無如右

警齋記

余踰無聞自甘暴棄上失長老之警欬旁之輩流之策勵時當季業無地可見一星子之彷彿則俯仰瞻昔不覺自

訟而已一日族從某以魏公警齋箴箴余曰此公卽六憂堂之后孫也余起敬俯伏而讀箴曰六憂公之友愛天篤自抄齡時欽服久矣但於警齋翁雖挹貴沉之懷而讀箴觀詩可以七分公之心則奚論千載之下相照而已哉以是觀之警齋公亦可謂盡孝敬之道矣臨行以主翁之意要余一言自顧孤陋實有不敢焉亦有不敢終辭者何也當洪流稽天乃有此魏公之警勵如此則廢乎救得一箇半箇於聾氣之地而欽仰之心衛正之道勢有所不能自已也因相告於同社諸益且以自警焉

跋

林石川文集跋

嗚呼石川先生遺集行于世盖久矣自丁酉兵燹毁滅無餘中古外孫金鑑牧蠍乃能收拾其散亾者始克成編文谷諸先生旣已畧序行蹟後承陵替槩可想也至若先生節義文章略載於國乘發揮於諸賢唱酬則顧此尠末蒙陋焉敢贅焉但數年前先生後裔林英淳漢五一日臨貺于余舒内外誼且苦道其雲仍之孱孑繼以先生文集未能裒稡登帙爲恨雖斷爛一卅子不得家藏累發吁歎方見其着梁底好意思余亦未嘗不感歎者有時矣自後期於刊布辛艱用力遠邇搜覓遺帙之際幸得文集板本於

靈巖永保崔氏講堂度閣中噫藏本未知幾百年之久而雖主人與左右老宿全不知者也無乃向者金監牧曾是收拾者終不至於永泯而能作今日衆陰之碩果也耶但所刓失者二十餘本故附諸剞劂氏則不能無力綿之歎而英淳甫血誠肫肫此可謂先生方有後孫也嗚呼天地窮陰異言日滋吾道日晦先生之文際此廣傳則亦詎非斯文世道之幸而豈特子孫之幸而止某外孫始刊布於毁滅之餘本孫重印布於遺逸之後將大其傳則識不偶爾告竣之日謂余以先生之外裔且詳悉此事之顚末要余囑志不敢以不文繳辭畧附于尾如右

鄕約後叙

竊惟吾坊鄕約蓋古之約而垂教後世者也目今講會也修禊也歲非止一次則庶可謂餼羊之存焉者而風靡俗壞強者不肯爲柔者不能行馴致廢弛以至今日之甚則苟有一分世慮者可不寒心也哉以故先正先師多留意於此而僅以得行於同門友朋之際或試行於居近坊內終未能大行於國中者顧非其不易言而世必有其人然後行者歟大抵茲約也非專爲講襲之勸奬曾是懲糾悖倫壞紀之俗習則講會講學猶居第二事蓋以講學一款言之初不待官飭坊訓而已有父兄家庭之訓申之以齊

塾函席之導迪則亦不必於定日都講之可論而識非不待勸而自勉者乎且況蔑如猥忝坊訓之末非徒自知不敢性氣歉后亦坊内已稔知者縱未期絲毫之效第當帖飭申複丁寧惶汗之餘寧不知感玆不獲已說諭惟各齋齋長與諸生勉旃勉旃

辛卯新講跋

惟我白氏系牒羅麗時代則自松溪公始而至二十七世判書公系牒又始而成焉黃孫村舊譜序此其非入 我朝我門可以徵信之文字乎自是以後修譜非不間有而宗支紊亂謚諱或舛錯以目下所存徵之如丙戌丁壬之

譜皆是也方其修譜之際各派遠裔不得大同甚至於居
地行列迷昧不可辨一父母子孫畢境與路人同可勝歎
哉譜者譜族也惇倫也若是而可曰尊祖敬宗而孝悌之
心油然而生者乎是以大同修譜之議粤自丙丁不止一
再迄于今乃得會同設廳于大也谷慕閣令日之譜豈
不盛偉哉雖面目相阻所居逈隔一日開板數千年事瞭
然心目不億其簏如視指掌行列整齊本支亭當若子若
孫纍纍有之綱之紀者而但所未安者雖在昆季之間第
先亾則兄雖改名而第名不可改正則勢有所不得行者
覽者或可以恭商也噫我鮮以東叅倫邦至有小中華之

稱而我坊又僻在海陬誰能料知文學忠勳雄偉魁桀之
材如是輩出我自家中赫赫于當世而照耀於後裔者耶
況叔季歸來人物眇然才學蔑如追古念今只餘鉄爐之
舊者不能無小概于中者則今春修譜亦或有補於敦倫
世教之萬一而激勵興起於吾門者乎至若贊揚先德忠
孝勳烈文學藻華略載於事狀實錄及旁註則顧此蕪拙
不敢疊床姑擧顚末以竢來裔傍照焉

善山林氏家乘跋

竊伏覩善山林氏家聲懿蹟何其與世道偶合而並興替
也丙燹以降晦而明明而復晦幾濵者幾度矣盖由子孫

之零替或南或北無異路人之所致也數年前英淳甫以
石川先生墓碑與文集裒葺重刊事委覔旣聞其實勤所
欽歎者頗不唯其爲子孫之幸而爲世道之幸不淺者豈
過語哉數日來英淳四從英蘭甫重蹐而告余曰吾家
牒雖是斷爛之餘而其世代也墓所也名諱內外咸爲昭
載無疑且石川先生年譜一卷所謂本孫家未曾有者近
得於訥齋後孫家偶與家牒并行于世豈徒然哉乎考其
丙戌舊譜終是曖曖者煥然復明諸子孫莫不以爲幸方
擬鋟梓以余不徒忝在外孫之列旣有前日弁文猥筆之
擧且備悉顚末要余記實故敘此如右

岐陽壇享先賢事實後

竊伏讀諸賢遺集觀其德言學行有補於世敎者多矣但書籍遺佚無統紀後生蒙昧不講考甚至謂諸賢爲誰某居住何坊里淵源何法門外他名賢文迹爲後生者固不可尋常看過况此生長玆坊見聞近代習俗稱道已然者豈徒取古人而止哉余常病惜於是旁取遺文撮取其要聚爲一書以便記覽使先賢言行之迹庶免泯沒後生尊慕之誠有所指歸而顧此今日壇設黙寓存羊待復之意則亦莫偶爾也哉此雖一卷冊子但恐後學尙不能知盥讀講明故云耳

銘

學孔齋銘

自天生民千聖萬賢上下千載莫聖尼宣姚姒由明洛閩有據嗟吾小子學在何處一部魯論體用兼備聖師訓辭高卑致至如親見聞反之在身夙夜不置庶幾得仁中堂何有惟圖書已入門莫誰衣冠遐邇噫彼結駟一醉難醒甘此暴棄曾不窺庭苟志于學孰非聖徒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惟利與義毫差於心要其警蒙且以自箴

藏書閣銘

金海金昇炫早失所怙不得業文至炊烟屢空八口糊貧

於嘗百每年嘗程不啻許多外家必務得聖賢性理等書

而歸蓋是極艱中全身辦出者也有志者事竟成而然歟

自其日暫不置地必手輒遇文人開卷問難差無倦怠色

數十年如一日所儲囊香視以尋常餘外而若不關心焉

殆不分魯魚者而今雖學語專業紛如埋頭者猶爲讓頭

也苟有意於看讀者此可以鑑戒矣顧彼悠悠泛泛之緗帙

左右而揮塵滿顏者相去不翅雲翼之於壤虫也噫當此

今日其易見底人邪以故遊好多難之遂寧魏匡植掇其

意壯而記之更請銘於隋城某某亦借瓻觀玩者屢矣而

且顧其逐臭有年心已與久矣終難孤而作銘銘曰

非金非玉器實潑方中有何腴嗜不任方方其對越上帝
臨方上師下友無古今方人各有樂獨也以書自箴方

祭文

祭再從叔丹邱先生 文

嗟予小子粤自齠齡親承咡詔厠迹門庭賦薄材汙一藝
無名還顧老蒼愧懼彌棚迨其中年不恒厥居一南一北
稀闊緒餘惟春與秋杖屨樓遲省掃敦睦簞笑兩宜嗚呼
先君倒迎中堂喜溢于色言笑譊浪娓娓晨夕墓境至樂
所以小子不勝抃躍徂歲昭陽失怙靡慿廢幾儀形惟叔
是存先行已盡一門宜寂若至今日尤切感瀝嗚呼先生

姿稟超儕蘭芝節操風月衿懷修齊之一致鄕隣擧譽慈祥
仁惻施無親踈早托擧業亦不屑爲塵視鋒競一任於時
至若揮毫雅吟淸致雖不甚工俗儒歎異十不自居猶爲
餘事氣岢時乖一命難値其在先生固不介悶嗟乎後宛
得不茹恨惟有一事夙夜謹勵顧與賢嗣夷險互濟庶乎
其爲先生報耶恨長痛追語沒巴鼻轉眄歲月大練斯丁
幽聽不昧庶格歆誠

祭再從兄月溪公　文

維歲次庚子四月發引前一日朔壬申再從弟永直病不
能臨墓謹構哀詞令從侄喪人始寅謹告于再從兄靈座

前惟兄稟賦得天純粹幼而端敏每遇父兄之稱賞長而
卓犖獨見鄉隣之與義於學雖未能用工之力會物亦莫
非英邁所致早托跡於舉業猶不屑其覦覬倬青年之趍
嘗感白首而與胃丁季叔之長夜慨死生之夢醉胡彼蒼
之不吊一未伸其尚志猶道路之齎咨宜朋友之涕淚況
乎同堂之至親加以游從之同類離索之際猶不勝慘悽
死生之隔何以喻其意嗚呼家門不幸酷禍嫁祟壬歲蜡
月望戊子遽哭兄之永逝越十七日開正乙巳不忍哭從
弟 永昌 之慘二十一日甲子又哭寡從嫂不幸之喪伏想
窮以從弟之情曲言之不唯祐薄命短尤極每老子幼此

則人理之所不堪者而逝者長抱無窮之恨宜乎無比且
自數年前慧竇稍開始從事於文字上雖未必謂有得力
處亦不可謂全無事是乃爲有識之最慨咄者此外悲慘
情景猶淺淺之患然則吾兒之事雖謂之無憾實不滿乎
過議嗚呼數年來參商落落一南一北一年之間承晤不
過一二次顧此踽踽病喘劣不勝索居之夢寐且兒每見
弟之羸瘠爲致促傷之歎而弟則時察兒之康健精爽親
獻遐齡之祝日夕懸馳非一非再豈意今日遽遭兒之承
訣而音容莫憑後期無地嗚呼痛矣喪不能奔斂葬不得
臨壙只切痛恨敢構哀文奠以告誠辭以輸情千古一慟

倘徹幽聽

祭金亭中荅九文

嗟我與子有異別人而幼而壯同庠同隣而兒遊從志同氣合甘苦溢案寒暄連榻我有所見待子必告子若自外得聞異耗一日不見意謂出他面後扣端云有牢掩覺音近墻翅首反座以文以史我唱予和嗟予亭中以強以年且念情事子寧我先志士日短仁人命舛大化顚倒從古難免稟氣淸孤如不勝衣理義所重挺然有威語言澁訥反爲強直若至辨難絲毫莫惑恒居勉讀雖不孶孶恬靜寡欲易得文辭頗彼辨給機變有智顓蒙不學鶡鴞羨翅

我賦畸偏病蝸縮穀餘日能幾三四暮朝蓋棺臨壙废子
我侍嗚呼痛矣我寧送子林森毛髮誰復在傍亹亹笑談
誰與論商織哀辭稍言不能裁逝者有靈得不哀哉

祭青螟文

伏以惟天降災非今斯今氣之所使豈天本心觀於史牒
不一災傷食根曰蟊食苗曰螟食節曰蠈食禾曰蝗爲物
至微爲害或甚且在近歲又荐二災一則螟蟘二則青蝗
顧此二蟲如蜘如蛛能作羅網食身與葉若至螟蟘播油
洒水非無傷損庶可或免惟此青蝗結葉作窩蚕食其中
救災無術汗邪滿篝當此發穗秀而未秀發而未發青壅

綠芽鞠爲白草民命所寄同野咨嗟窮惟天神地祇以生爲德降監宸宇視聽自民雷厲風邁一瞬掃除毋侵根葉穗而實方獲我南畝永克有年敢告謹告

墓表

先府君墓表

府君諱晟煥字和日白氏水原人羅麗著姓忠肅公諱莊爲遠代名祖我　朝弘文應教諱雲昇之孫直長諱翰始居長興岐山里湖南之白蓋原於此直長之孫靖國功臣貞海君諱壽長於府君近代顯祖子諱世雄縣監子諱衍眞長有二子長承宗次承吉主簿子諱民傑幼而穎悟及

長有隱居求道之志號松石當壬亂有詩云曾聞禾女亦
人邊盡效隣邦禮義焉石枕臥看圖上島我非松下偶來
眠自是不揚于位然世傳儒學稱名家孫子諱向源號晦
谷有孝行鄉士薦剡丞終尼之至孫愛竹堂孝廉公諱文
參早學家庭晩遊老峰閔先生之門先生許其趾孝係堂
銘而美之曰心惟竹心節惟竹節云是爲十一代以下祖
考高祖諱瑞聖曾祖諱致宗祖諱宗吉皆有孝行族黨稱
歎考諱彩玉以從仕入后妣靈光丁氏考得字有二子長
卽府君次奇煥有二男女日永昌永昌長男寅郎府君
所後孫也府君四歲而孤又三歲丁孺人棄背與遺腹弟

就鞠於本生尹氏祖妣歲丁未府君年二十九而不育生
已七歲秋入學府君自以生不記父母顏色命薄失學誤
有期望於不育躬耕勸學庶幾小償罔極而科藝於子孫
雖非究竟事業亦父母之一願也以故期望不輕不肖性
質賦畸才鈍捱時不利每見屈不肖亦自知數奇不喜赴
圍以門內黽勉逐時從風爲名利所驅拋擲好光陰自四
十以後追悔無聞知有爲已可貴昵近朱藍兩占科學二
不能有所就其於先人終身眷眷之意畢竟成就一個無
用底物嗚呼哀哉府君及遭所鞠祖妣喪哀痛無異於所
生每値忌辰必具饌來相距隣里親往叅祀臨老不衰今

上癸未十月二十八日考終于餘巖里第享年六十五始
葬安壤面蒙山考墓左原遷葬于本府東面億佛山南辛
坐原配靈光金氏元璞女月峰先遠后婦德備柔惠端淑
罕言笑不遊戲隣族貧窮者撫愛如子彼亦仰之如母大
小私事必就咨而决焉性又寬貞雖貧窶甚未嘗以有無
煩於家庭人有以窮告者雖當窘乏隨畧輒分濟無嗇臨
老不至甚貧手猶不釋紅績惰廢無恒者最所憎惡也後
府君十三年乙未正月一日終葬于考墓右麓丁坐卅可
百舉武而間一谷水相俯仰之地盖生存時已所常對面
者也生一男永直三女長適金益周一男金鳳烈金漢信

系男金大植魏啓玟二男魏璟奎魏三奎不育永直常竊
惟念府君天姿質實厄於命酷於禍雖不得學飭躬孝家
暗符古人之爲爲多至嚴好施昏葬患難不避夷險幹辦
無滯鄉鄰稱服其愚不可及也尤致意於勸學拮据致力
炯炯一念金石可透身後擔負斷不在他而一朝遽先堂
露終爲無窮之恨僅具數尺表碣志事模槩如右俾後於
府君固非一世賴天之靈有能美壔於堂斧激厲以振其
身者則未嘗非府君期望於不肖之意而不肖無窮之恨
也

再從叔奉煥墓表

府君諱奉煥字宇鎮白氏水原人羅麗著姓吏部典書諱
莊謚忠肅爲麗末名祖號靜愼齋至孫通訓大夫諱雲昇
入我 朝顯祖通訓之孫司贍院直長諱繪始居長興湖
南之白始原此直長之孫諱壽長以靖國功臣封貞海君
子諱世雄孫諱珩皆以武藝登第歷踐內外有治績一世
而宣務郎諱承吉近代派分之祖又五世而諱瑞聖有五
子長曰致亮次曰致宇次曰致節郎永直祖考本生祖考
有三子第三房諱宗質於府君爲高曾祖考也考諱彩元
妣長澤高氏父運柱二子長府君次邦欽府君生十八歲
而孤後一年孺人高氏又棄背今 上丙戌九月二日卒

享年才五十配長興魏氏彥祿女後一年丁亥六月十六日終婦德備祇上惠下皆有誠義尤篤於奉先必有預具不以有無告匱府君天性篤厚始窶甚中歲以成貲有聲蓋勤約爲質然偏義當爲不約亦非恩勉所及也嗚呼門運畸零不幸早殞不得暮歲相保竟使族黨失庇痛矣目今子孫蕃衍其有孫教寅類有志爲已福蔭未艾將有不食之報歟育子永冀爲於追慕風樹之感擇其宅兆累度遷窆始安葬于安壤坊仙子洞甲坐原配墓泉浦金莊浦虹嶺蹬壬坐原三男長永冀次永潤次永德一女李炳圭永冀一男教寅永潤三男永德二男李炳圭二男幼稚不

錄永貴方謀伐石表墓以為永宜於府君年記滿七除二
既同生長親承謦欬知府君宜莫若請志梗槩不敢辭不
文題石面如右

再從叔 邦欽 墓表

公諱邦欽字汝鎮白氏本水原人以學生殁冠府東面冊
山西麓負癸之原此其藏而從先兆也公自孩提無雜戲
天性根仁慈祥孝悌生十六歲出後第四房季父殁已十
一年而是年九月二十三日孺人文氏又棄背凡所以致
其子職者皆本生父母而執鞠亦常事也事兄如嚴父平
生無一言違拂以失其和窮儉自守而里落有窮之不能

自耆者隨力頗助遊惰之人最所憎惡也白氏源流淺遠
自羅迄麗者姓雁末吏部典書諱莊謚忠肅爲名祖入我
朝左叅贊諱如玉弘文應敎諱雲昇皆爲遠祖應敎之孫
直長諱繪始居長興岐山里湖南之白盖原此至孫貞海
君諱壽長是近代顯祖也高祖諱端聖曾祖諱致節爲永
直祖考本生王考也祖諱宗質四子長彬元公所生考諱
彬享次彬珏次彬彬稷公哥後考也本生妣長澤高氏今
上癸卯正月初八日卒上距生年 憲廟辛丑享年六十
二配光山金氏淵鑑女是年十月二十八日終生三男一
女長永時次永瑥次永瑄女文濟捧永時二男長濟寅次

子寅永瑨一男春寅永瑄一男脩寅永聃將謀伐石而表之以問于永直以為某於府君不唯門子姪也生同庚長同閈稔知府君宜莫詳也一言而記之願圖不朽永直竊伏思惟凡人之隱德實行志述之責雖在當世作家猶難其人自顧文下不敢彷彿金石文字之役而感其言忠其猥畧叙上系孫錄如右不得罪於幽明則幸矣嗚呼公之生與某同年而乘化先某年耶已满四矣孰謂公不步晉使後死躑躅幾時者得以今日擔負萬年事而然歟悲夫

穩城訓導金公墓表

公諱英碩字子華號鳳庵盖寓意家山也謹按其系牒新

羅王子詩與先頊知宗國將亂遯于光州西一洞湖南先
金石於此累世官至平章事今所謂平章洞是也文安公
良鑑文正公台鉉爲麗朝顯祖入我　朝上護軍從革是
公祖考自光州始移寓長興岐山里考璣漢城判尹妣清
風金氏進士沃演其考三男長垒碩亥郎公次平碩二女
長適白文麒次適林慶孫公生于　世祖癸未而穎悟才
德純粹以經術學行爲穩城訓導享年六十七墓里後枌
土洞考塋左邊負艮原配寶城宣氏沃女雙塋　顯陵參
奉胄進士胤　宣陵參奉肯是三男進士號南溪以文學
著名　宣陵庚午登庠又以孝行薦　除寢郎不就事聞

旋聞孫男公喜公超兄弟即南溪之子公喜號芷川亦有
文名 明廟甲子中司馬 宣廟庚辰登第經歷五邑公
超娶長淵邊氏孝子萬里女丁酉亦殉烈芷川男曰孝生
早登武科丁酉擊倭以軍功錄原從同樞歧山三綱閭郎
公子若孫婦也至若白歧玉峰四從兄弟是公之外孫而
林書竹谷昆季是內侄也俱以內外戚黨同居一閈講明
切磨文學宜著嘗聞八賢遺事當時諸賢俱就正於南溪
先生之門薰炙之力不可誣也判尹公父子根基餘庥垂
及於內外族戚而然歟嗚呼歧陽八賢輩出一門不爲過
稱也猗歟盛哉後孫昌洙志尙雅素尤切追慕久恨其墓

闕題列石旣具誤與永直謀曰倩文當世作家不如鄉里見聞爲可徵信頗有表志其道其鳩財顚末則誠力所到又可嘉歎也但孤陋識不敢當人家金石文字之役感其追遠刪畧如右

行狀

表叔松史先生行狀

先生諱義鉉字聖則姓金氏靈光人平居不輟松葉故世稱松史勝朝工曹典書諱合用爲鼻祖謚文敬三傳而諱鐸我 朝吏曹叅判 莊陵末見幾卷懷遯海西居長興子孫家焉子諱塊弘文校理子諱允遠靜門高足己卯禍

謫海南生進習讀而 贈天官正卿享汭陽院世稱月峯
先生三傳而諱汝健壬辰倭變從從兄贊成諱汝重共起
義旅屢立功 朝廷屢徵以參奉事一不就逍遙林泉人
稱雲亭處士諱哲先陽縣監甲子倡義譜世鏡果毅校尉
諱沁 贈刑曹參判五世以上高祖諱爾昌同中樞以學
行著曾祖諱重夔通德郎以孝友聞祖諱尙鴻考諱元璞
妣水原白氏時豹其考 純祖壬午十二月二十三日生
先生於金谷第先生容貌溫重神氣秀爽坐必端恭言必
寡默望之難近而人益致敬慈闈年老眼瞙起居動靜須
人先生左右致養常得其歡心祖禰忌辰三日行素躬親

祀事大耋之年或不與祭倍切孺慕小子先妣即先生長
姊時問相面寒暄外更無他語而極其尊敬同黨參觀者
莫不歎美之平居無事未嘗入內處之如客於生產作業
不事營爲所居蕭然所食非薄人不堪其憂而處之晏如
家人嘗以密縫紬衾進之盖來自新婦家終不覆平時所
着尚黃白惡紫綠其淡泊也如此而以談經論文字爲
茶飯是以自遠方來者多矣蘆翁書䟽聞輒哀慕曰前人
言人德行文章必取近代者亦有深意在焉豈以近而忽
之以是想之則先生之平日美墻蘆翁槩可見矣自少不
屑功令業嘗與諸友聯袂到試圍而不納券人問之故答

曰業素不精而倚文吾亦不爲其不汲汲於流俗也如此
往往與同志酬唱冲淡有餘無雕繪態書法老蒼鄉人爭
取爲楷範鄉鄰有文會必請先生至則相喜曰松翁在斯
斯會不寂鄉里有爭庠塾有議多質問於先生嗚呼此可
以見先生矣以　當宁庚子正月十三日考終于長城寓
舍距其生年七十有九葬于府北松峙乾坐之阡配羅州
林氏濟鎭女有一男一女男漢撤女適愼宗漢二孫長炯
植次春植曾孫吉煥幼嗚呼如吾表叔先生世豈多得乎
哉篤信聖賢不流俗奇夙夜檢歛冠屨必謹出言制行動
遵古訓治家以正內外斬斬居喪追遠易戚誠愼接人也

無固必自多之色常若不及人而人有所莫及也春樻以面以書曰親承謦欬詳知言行莫余右也獨以狀德義不敢以不文辭

祝文

雲谷壇享 李栗谷 曺翠谷 祝文

恭惟先生挺生我東洙泗統脉洛閩事功猗歟翠翁實承德崇擬罔非倫享儀亦同敢奠壇右歆格無窮

大有齋遺稿卷之五

程書節要

道體 論天地陰陽理氣性命心情志意

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 天道流行賦與萬物謂之命事物萬殊各有天然之則統而名之謂之理人得是理以生謂之性是性所存虛靈知覺爲一身之主宰謂之心實則非二也

詩書中凡有箇主宰底意者皆言帝有一箇包涵徧覆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有形揔是氣無形只是道

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也

盖陰陽如人有形影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

仁主於愛愛孰大於愛親故曰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處仁是事言

仁譬一身仁頭也四端手足也信者無僞而已

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

心者氣之精爽故曰心者理氣之合名情者性之初發感物初發底志者心之所之緣情安趍向底意者心之所發緣情計較底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言其體動靜

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稟氣有淸濁故其材質有厚薄稟於天謂性感爲情動爲心質幹爲才

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

道孰爲大性爲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起居隨若亾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目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則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爲聖人是不自

信也其亦不察乎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所謂貴本而新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

惟誠所以能中庸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所屈者不亡所伸者無息雖無形聲可求而物物皆體

受於天之謂性稟於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今夫木之曲直其性也或以爲車或可以爲輪其才也然而才之不善亦可以變之在養其氣以復其善爾

嘗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頌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

則害義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內直則其氣浩然養之則爲大人

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命者所以輔義

浩然之氣語其體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譬之以金爲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睟然達於外

鐘未撞時聲固在 動靜一源之理 又曰道無精粗言無上下

存於中謂之學見於事謂之信

有人問如何是道曰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上求

問佛氏殺生之說如何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本爲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爲蟣虱而生耶一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說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

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在父子則親在君臣則敬有適有莫於道已爲有間又況夫毀髮而棄人倫者乎

誠者實理也呂大臨曰信者實有是理故實有是物實有是物故實有是用實有是用故實有是心實有是心故實有是事故曰誠者實理也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指公爲仁也

仁者必愛指愛爲仁則不可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爲

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

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洒掃應對是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治心修身是本洒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

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麽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問時中如何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

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淸則才淸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

有一人於此一言一行仁矣亦可謂之仁而不可謂之聖

至於盡人道者必謂之聖而亦可謂之仁

於所主曰心名其德曰仁陽氣所發猶之情也心猶種焉

其生之德是為仁也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我也知其皆我何所不盡

不能有諸己則其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萬里也已於

毋不敬對越上帝之道也

理無大小道無體而義有方中無定體

中也者狀性與道之言也猶稱天圓地方而不可謂方圓

即天地方圓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非出於方圓矣故稱

中庸以形容之也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在人所見如何耳

天地之用卽我之用也萬物之體卽我之體也

至誠感通之道惟知道者識之

道何嘗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旣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聖人天地之用也天生許多人物與許多道理然天自做不得得聖人為之修道之教以教民也

時中者當其可而已如冬飲湯夏飲水而已

所存者神在己也所過者化及物也

聞道知所以為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死得是也

君子而時中無時不中

聖乃仁之成德謂仁謂聖猶雕木為龍木乃仁也龍乃聖也指木為龍可乎故博施濟衆乃聖之事舉仁而言之則能近取譬是也

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言其體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實是實非能辨則循實是天下之事歸於一是是乃理也循此理乃可進學至形而上者也去不仁則仁存

古之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莫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

至顯莫如事至微莫如理而事理一致也顯微一源也古之所謂善學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鬼神者數也數者氣之用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 義者心之裁制中理合乎事理之宜

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不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 命猶誥勅性猶職任天以此理命於人人稟受此理則謂之性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此以功用言也兼精粗而言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剝之爲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爲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爲坤陽來爲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絶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絶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觀天地生物氣像 造化流行發育萬物溥博周遍生理條達觀之使人良心油然而生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腔子猶軀殼也惻傷怛也隱痛也疾痛痾癢觸之則覺推之無空缺

蓋生之謂性人生以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

一隅也水之淸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

冲漠无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无形无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敎入塗轍旣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

天地陰陽之運升降盈虛未嘗暫息陽常盈陰常虧一盈一虧參差不齊而萬變生焉

陽動陰靜各有其常則判矣象見於天形成於地變化之迹見矣

日月之在天猶人之有目目無背見日月無背照

五星則不可稱辰北辰自是不動處是爲氣之主故爲星之最尊者

霜金氣也露星月之氣也露結爲霜非也雷由陰陽相薄而成蓋沴氣也

問星辰曰星是二十八宿辰是日月五星

雨水水上溫而下寒也隕霜不殺草上寒而下溫也

日月之爲物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

或問五德之運有諸曰有之大河之患少於唐多於今土火異王也

問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曰氣之烝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

或問日月有定形乎抑氣散而復聚也曰難言也然究其極致則二端一而已

所以開闔者道開闔便是陰陽

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人於其間有功用而已

天地日月其理一致月受日光不爲之虧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天氣不下降天氣下降至於地中生育

萬物者乃天之氣也

離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

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

人之氣生生於眞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因陰盛而生

西北與東南人材之不同氣之厚薄異也

觀三代之時生多少聖人後世至今何故寂寥未聞蓋氣

自是有盛則必有衰有衰則終必復盛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實理之自然而無一毫僞妄 知實理之當然而不自爲欺

君子宜獲祐然而有貧悴夭短以至無繼者天意如何氣鍾於賢者固有所不周也

天地以無心故不憂聖人致有爲之事故憂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理即是義然事物各有理裁制事物而合乎理者爲義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表裏夾持更無東走西倚不爲物欲所累可上達天德矣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默然無言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屈伸往來感應无窮自屈而伸則屈感也伸應也自伸而屈則伸感也屈應也明乎此天地陰陽消長變化人心物理表裏盛衰不外乎此已

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爲學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亾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而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

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不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文強

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
顏子所好異矣

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

不修其職而學非爲己之學也

呂進伯老矣處學問之不進憂年數之不足恐無所聞而
遂死亦可謂之好學也

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

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利義而已

好學未如自得之爲樂好之者如將他人園圃樂之者則
已物爾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濶步及其峻處便逡巡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

人之學當以大人爲標準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淺則可以見誘之小

朋友講習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非獨講辨熏陶漸染得於觀感自然進益）

苟以修飾言語爲心是僞而已治經固學之事苟非自有所得則雖五經亦空言耳今之學者有蔽溺於文章牽於訓詁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將安歸必趨於聖人之道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善篤志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旣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

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旣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

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旣已无妄不宜有往

往則妄也故无妄之彖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傳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其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傳曰感者人之動也故咸皆就人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感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所謂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以有係之私心旣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無所不通乎

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

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修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

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仁者先難後獲有爲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知爲仁而已

今人皆先獲也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學者當學顔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唯有此二者餘無他焉二者為已為人之道

須是大其心使開濶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脚須得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弘而不毅則難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 弘則規矩不足 毅則挾隘自足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眞與妄爾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

或問入道之功曰立志立志則有本譬之藝木由毫末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又曰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

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痛楚感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無好學之志則雖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敎化浹且遠也習見之熟也習聞之久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學以誠敬為主懈意才生則事事无實非自棄自暴而何

修學不以誠則學雖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故學者不可以不誠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未暇審問審問未暇謹思謹思未暇明辨明辨未暇篤行從頭做將去初無先後

彼之事是則吾當師之彼之事非是則吾又何校焉是以君子未嘗校也

學始於不欺闇室必得之然後可以為己物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

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爲己者盡吾性之當然非有預於人也苟徒務外反害其性矣）

道之在我如飮食起居之不可去可去外物也

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旣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焉足爲貴哉

參也竟以魯得之（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爲不多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

顔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又曰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者也

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顔色悅澤筋力强盛一旦烏頭力去

將如之何尹子子反以告夫子子曰可謂益友矣

伊川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卽不須學也

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何爲而至於如是其極哉善學者當求其所以然之故不當誦其文過目而已也學者於聖人無卓然之獨見則是聞人之言云耳

性靜者可以言學（智以靜而明 行以靜爲主）又曰人安重則學堅固

學不純則不得其所止中無止則不能不外求譬夫家有

藏寶者豈復假以爲玩乎

師者何也謂理義也學者必求師從師不可不謹也

雖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

或問大學在止於至善敢問何謂至善子曰理義精微不可得而名言也姑以至善目之默識可也

或問中庸九經先尊賢而後親親何也子曰道孰先於親親然不能尊賢則不知親親之道故堯之治必先克明峻德之人然後以親九族

學者好爲高論猶貧人談金辨其體色權其輕重商其貴賤其言未必非也終不如富人之有金未嘗自言金之美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學至涵養其所得而至於樂則清明高遠矣

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

學必待其自肯不學便老而衰 學則理爲主故久而益精不學則氣爲主故久益衰

學者以正心爲本論人者必察其心不徒考其事

謝顯道習擧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善學

謝顯道二十年前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

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

謝子曰吾嘗習忘而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者此也

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

身事果能顚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眞知性善忠信以爲質則知行之大者）

或問中庸可擇乎曰旣博學之又審問之又謹思之又明辨之所以識中庸之理而不差或奚爲而不擇

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人心虛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有所係滯則本志未免有塞所貴乎讀書將以存心而明理也苟徒務記誦爲博則書也者亦外物而已故曰玩物喪志）

道不遠人不可須臾離也此特爲始學者言之耳論道之極無遠也無近也無可離不可離也

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蹟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

答橫渠先生書曰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
此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
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
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
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
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
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
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
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
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

竊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一作物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

爲如何耶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讀書窮理

先生嘗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六十以前反復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適用奚益哉

杜元凱語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

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

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

凡學者讀其言便可以知其人若不知其人是不知言也

學者須要理會聖賢氣象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

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然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

與於詩者吟咏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

窮至物理無他唯思而已矣思曰睿睿作聖聖人亦自思而得況於事物乎

或曰游夏以文學稱何也曰汝謂其執簡秉筆從事於詞章之技乎又曰學以知爲本取友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看春秋有兩句法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

看史必觀治亂之由及聖賢修己處事之美

孟子之時道益不明異端之害滋深故其論伯夷也推其學術而言之也蓋道未盡乎聖人則推而行之必有害矣

君子之遇艱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亾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

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答橫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

出入時有之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心潛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

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
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學者固當勉
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
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如子所言
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
也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
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
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是眞知纔知得
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

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

致知若智識明則力量自進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
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
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
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深
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楊子曰聖人之言遠
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頤欲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
其近如地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
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

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

問學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者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自見

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

無窮便道了得他

今人不曾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墻到讀了後便不面墻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為乃

有益觀聖賢治效遲速淺深之殊要必究其規模之略施為之方乃於已有益此致知之法也

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

焞初到問為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為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頤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妄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論語孟子只剩讀着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着意便不足某始作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爲辭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

讀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要

不分精粗一衮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
遺却末

答張閎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爾
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
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
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
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
盛衰勢之强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
爲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
之理莫善於中於此九二六五可見

問胡先生觧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
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
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
八十四件事便休了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
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
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

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 反復如復姤往來如賁无妄上下如咸恒之類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脚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 游氏或未之深思特以此語艱深而舉爾請問故伊川不答而直攻其心欲使反己而致思也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

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必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孔子孟子則可見矣

知玉之爲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爲甘則人不能以蘗亂之矣知聖人之爲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疑惑之矣

春秋之法中國而用夷道卽夷之韓子謂春秋謹嚴深得其旨矣

許顏言純而意備仁之體也充而盡之聖人之事也子厚
之識孟子之後一人而已耳
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不分物我成德之事也
孔子之言莫非自然孟子之言莫非實事
謝師直與明道言春秋明道或可之又言易明道不可師
直無忤色他日又以問伊川伊川曰二君知易矣師直曰
伯淳不我與而子何爲有是言也子曰忌刺史之勢而屈
以下問爲主簿之卑而直言無隱是固易之道也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進講必博引廣喻以曉悟人主講退
范堯夫曰先生忽生記得許多先生曰只爲不記故有許

多若還記却無許多也

或問何謂實理曰的然見其是非可否也古人有視死如歸者

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爲僞以性爲惡不見聖人

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如治法

讀書而不習心於文義則荒忽其本意專精於文義則必固滯而無所通達矣

論語一書未易讀也有既讀之而漠然如未嘗讀者有得一二而啓悅其心者有通體誠好之者有不知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為學之道固不專於讀書然以讀書為窮理之本

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問知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思慮泛遠而不循序漸進則勞而無得即吾所知以類[illegible]

學者先要會疑 始讀未知有疑其次漸漸有疑又其次節節[illegible]有疑過了此一番後疑漸釋至貫通始[illegible]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人患如瀉泉浚之愈新

學原於思 學以明理爲先善思則明睿生而物理可格

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

居敬存養

敬而無失所以中也 言未發之中 問必有事焉惟敬而已乎子曰敬以涵養也集義然後爲有事也知敬而不知集義不幾於兀然無所爲者乎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齊莊整敕其心存焉涵養純熟其理著矣問寢不尸曰毋不敬

或問心如何是克擴得去氣象明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克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

書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篤於持敬無往非學

操約者敬而已矣 敬則心專靜而不昏故明睿生修己以安百姓推此敬可以事天饗帝

暇日靜坐和靖孟敦夫思叔侍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

靜中一物不可著才著物便搖動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心常存常活隨事應酬而不滯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仁者心存乎中純乎天理也把捉不定此心外馳理不勝欲

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出入只據操舍言之

君子之遇事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

以爲奇非敬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

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先生詩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蓋識此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
有謂欲屛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屛去思慮患
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
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
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有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
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
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
尙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
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
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尙不愧于屋漏皆是

敬之事也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賢且說靜

時如何曰謂之有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

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

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

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昞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兆朕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

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呂與叔六月來緱氏閒居常儼然危坐又曰遠紛華養心性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愼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養心則勿害而已養氣則志有所帥也

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志氣之勇

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主敬以立本本立而知益明窮理以進知知精而本益固

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養更做甚人也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涵養吾一心存則不二又曰自敬而動所謂善也

愼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係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

者不能存養只是說話徒事問辨而不加存養口耳之學也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伊川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

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所養厚則行有餘力

心要在腔子裏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敬勝百邪 朱子曰學者常提醒此心如日之升羣邪自息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固易入無緣心得主定又如虛器入

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今學者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

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亾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隣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克復力行

有人胷中常若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一念外馳所向旣差卽是欲也

只學顏子不貳過顔子雖有心過無身過无身過易無心過難要當制之於心而已

勇一也而用不同有勇於氣者有勇於義者君子勇於義小人勇於氣

求之有三知之則一行之有三成功則一所入之塗則不能不異所至之域則不可不同故君子論其所至則生知與困知安行與勉行未始有異也

夫人能自知其過者鮮也然知過非難也能自訟之爲善

自訟不置能無改乎

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

聖人之所爲人所當爲也凡人之不能爲者聖人弗爲

今士大夫受職於君尙期盡其職事又况親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聖人之言苟不可踐何足以垂教萬世

凡事往往急便壞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君子愼獨

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患有患則爲善矣患至於再則已著

云則惑矣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傳曰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顔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無祇悔也過旣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旣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旣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晉之上九曰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傳曰人之

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
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無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
自治則有功也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耶以貞正之
道爲可吝也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
末之勝也峻宇雕墻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
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
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爲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
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夬九五曰莧陸夬夬中行無咎象曰中行無咎中未光也

傳曰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决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無咎然於中道未得爲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麁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

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伊川先生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顔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

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

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九思各專其一朱子曰九思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開各專其一是主一之義曰然

君子以矜莊自持不與人爭

重任必強脊膂之人乃能勝

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知仁勇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過此三者

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居仁由義守禮寡欲

九德最好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

守身爲大其事固有大者惟養疾亦是守身之一

克謹小物最難不忽於小謹之至也

見賢思齊有爲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在己

子路百世之師告之以有過則喜聞過而喜則好善也識改過也遠以兼人之勇用之於遷善改過

飢食渴飮冬裘夏葛若著些私吝心便是廢天職

大而化則已與理一一則無己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

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之問夫子答以知其爲難而不知其爲仁此聖人開示之深也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

出處

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無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

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
永貞則無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
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
也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傳曰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
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為也既
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
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無不善若欲貴
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乎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

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否也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隨之六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賁其趾舍車而徒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遇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

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彊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

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

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必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無咎然聖人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爲裕故特云初六裕則無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爲之兆者

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

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君子當困窮之時旣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

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患禍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戹所守亡矣安能守其為善之志乎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

井之九三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為憂惻也蓋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為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

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

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無咎也不進則失可爲之時爲有咎也

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愼所趨向不愼所向則亦陷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愼所之也

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

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於

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傳曰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擧者問其故曰蔡人尠習戴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

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慴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强然學者則須勉强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

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利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

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免此

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已固可為親奈何曰為已為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不志于此必志于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媪笑也湜遂不行

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曆子（先生元祐初以大臣薦除教書郎辭不聽）遂令戶部自為出券曆又不為妻求封范純甫問其故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為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分不為害先生曰只為而今士夫道得箇乞字慣却

動不動又是乞也問陳乞封父祖如何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强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已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信而後諫唯能信便發得人志

問子罕言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